

朱子大全

冊三

朱子大全

卷一百一十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四十二

書知舊門人問答

答胡廣仲

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深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謂物欲交引無復澄靜之時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性靜者須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程子曰敬而無失乃所以中此語至約是真實下功夫處願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試加意焉當知其不妄矣近來覺得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

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自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答胡廣仲

太極圖舊本極荷垂示然其意義終未能曉如陰靜在上而陽動在下黑中有白而白中無黑及五行相生先後次序皆所未明而來諭以爲太極之妙不可移易是必知其說矣更望子細指陳所以爲太極之妙而不可移易處以見教幸甚幸甚

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不然則解釋文義將何爲邪今來諭有云解釋文義則當如此而不可以語

道不知如何立言而後可以語道也仁義之說頃答晦叔兄已詳今必以爲仁不可對義而言則說卦孟子之言皆何謂乎來諭又云仁乃聖人極妙之機此等語亦有病但看聖賢言仁處還曾有一句此等說話否來諭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爲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爲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爲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前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

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來諭
又有動則離性之說此尤所未諭蓋人生而靜雖天之性
感物而動亦性之欲若發而中節欲其可欲則豈嘗離夫
性哉惟夫衆人之動動而無靜則或失其性耳故文定春
秋傳曰聖人之心感物而動知言亦云靜與天同德動與
天同道皆未嘗有聖人無動之說也却是後來分別感物
而通感物而動語意迫切生出許多枝節而後人守之太
過費盡氣力百種安排幾能令臧三耳矣然甚難而實非
恐不可不察也

知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有之尙疑
其誤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子思子曰
一章是也故恐實謂性有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字今既
遺藁無之則當改正但其它說性不一處愈使人不能無

疑耳昨來知言疑義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爲然否上蔡
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
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
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
擁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
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
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邪熹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
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
峯旣推之太過而來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
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
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
是未知已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
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

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上蔡又論橫渠以禮教人之失故其學至於無傳據二先生所論却不如此蓋曰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人先有所据守但譏其說清虛一大使人向別處走不如且道敬耳此等處上蔡說皆有病如云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尤未穩當子文文子知言疑議亦已論之矣僭冒不韙深以愧懼但講學之際務求的當不敢含糊不得不盡言耳

答胡廣仲

知仁之說前日答晦叔書已具論之今細觀來教謂釋氏初無觀過功夫不可同日而語則前書未及報也夫彼固無觀過之功矣然今所論亦但欲借此觀過而知觀者之爲仁耳則是雖云觀過而其指意却初不爲遷善改過求

合天理設也然則與彼亦何異邪嘗聞釋氏之師有問其徒者曰汝何處人對曰幽州曰汝思彼否曰常思曰何思曰思其山川城邑人物車馬之盛耳其師曰汝試反思思底還有許多事否今所論因觀過而識觀者其切要處正與此同若果如此則聖人當時自不必專以觀過爲言蓋凡觸目遇事無不可觀而已有所觀亦無不可因以識觀者而知夫仁矣以此譏彼是何異同浴而譏裸裎也耶人欲非性之語此亦正合理會熹竊謂天理固無對然既有人欲卽天理便不得不與人欲爲消長善亦本無對然既有惡卽善便不得不與惡爲盛衰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本豈有對哉至於晉有五胡唐有三鎮則華夷逆順不得不相與爲對矣但其初則有善而無惡有天命而無人欲耳龜山之意正欲於此毫釐

之間剖判分析使人於克己復禮之功便有下手處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慤實不費心力而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

棟問孔孟言性章

論此又極分明是皆天

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平氣勿以好高爲意毋以先入爲主而熟察其事理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命爲不囿於物可也以爲不囿於善則不知天之所以爲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爲善不足以言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知言中此等議論與其他好處自相矛盾者極多却與告子楊子釋氏蘇氏之言幾無以異昨來所以不免致疑者正爲如此惜乎不及供灑掃於五峯之門而面質之故不得不與同志者講之耳亦聞以此或頗得罪於人然區區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負聖賢中不誤自己下不迷後學而已它固

有所不得而避也

答胡廣仲

伊川先生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熹詳味此數語與樂記之說指意不殊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言爾當此之時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人欲之僞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發故曰性之欲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然須是平日有涵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緩而不及於事矣至謂靜

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則熹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記以靜爲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爲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爲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譏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則但言其初未感物耳明道先生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愚意如此未知中否

答胡廣仲

熹承諭向來爲學之病足見高明所進日新之盛一方後

學蒙惠厚矣然以熹觀之則恐猶有所未盡也蓋不務涵養而專於致知此固前日受病之原而所知不精害於涵養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養之功以補其所不足竊恐終未免夫有病而非所以合內外之道必也盡棄今日之所已知而兩進夫涵養格物之功焉則庶乎其可耳蓋來書所論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陳者伏惟幸垂聽而圖之

夫太極之旨周子立象於前爲說於後互相發明平正洞達絕無毫髮可疑而舊傳圖說皆有繆誤幸其失於此者猶或有存於彼是以向來得以參互考證改而正之凡所更改皆有據依非出於己意之私也

舊本圖子既差而說中靜而生陰靜下多

一極字亦以圖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

若如所論必以舊圖爲據而曲爲

之說意則巧矣然既以第一圈爲陰靜第二圈爲陽動則

夫所謂太極者果安在耶又謂先有無陽之陰後有兼陰之陽則周子本說初無此意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且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卽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卽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今偏舉其一而所施又不當其所且所論先有專一之陰後有兼體之陽是乃截然之甚者此熹之所疑者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者言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也感物而動性之欲者言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也程子於顏子好學論中論此極詳但平心易氣熟玩而徐思之自當見得義理明白穩當處不必如此強說枉費心力也程子所謂常理不易者亦是說未感時理之定體如此耳非如來諭之云也此熹之所疑者二也知言

疑義所謂情亦天下之達道此句誠少曲折然其本意却自分明今但改云情亦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則語意曲折備矣蓋非喜怒哀樂之發則無以見其中節與否非其發而中節則又何以謂之和哉心主性情理亦曉然今不暇別引證據但以吾心觀之未發而知覺不昧者豈非心之主乎性者乎已發而品節不差者豈非心之主乎情者乎心字貫幽明通上下無所不在不可以方體論也今曰以情爲達道則不必言心矣如此則是專以心爲已發如向來之說也然則謂未發時無心可乎此義程子答呂博士最後一書說已分明今不察焉而必守舊說之誤此熹之所疑者三也性善之善不與惡對此本龜山所聞於浮屠常揔者宛轉說來似亦無病然謂性之爲善未有惡之可對則可謂終無對則不可蓋性一而已旣曰無有不善

則此性之中無復有惡與善爲對亦不待言而可知矣若
乃善之所以得名是乃對惡而言其曰性善是乃所以別
天理於人欲也天理人欲雖非同時並有之物然自其先
後公私邪正之反而言之亦不得不爲對也今必謂別有
無對之善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中庸鄙說誠有未當然
其說之病正在分曉太過無復餘味以待學者涵泳咀嚼
之功而來諭及謂未曾分曉說出不知更欲如何乃爲分
曉說出耶天命之性不可形容不須贊嘆只得將它骨子
實頭處說出來乃於言性爲有功故熹只以仁義禮智四
字言之最爲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
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
有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
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

之父子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蓋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出於此四者今以此爲倒說而反謂仁義因父子君臣而得名此熹之所疑者五也中和體用之語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熹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語如來諭所疑却恐未然又云中自過不及而得名此亦恐說未發之中不著此熹之所疑者六也至於仁之爲說昨兩得欽夫書詰難甚密皆已報之近得報云却已皆無疑矣今觀所諭大槩不出其中者更不復論但所引孟子知覺二字却恐與上蔡意旨不同蓋孟子之言知覺謂知此事覺此理乃學之至而